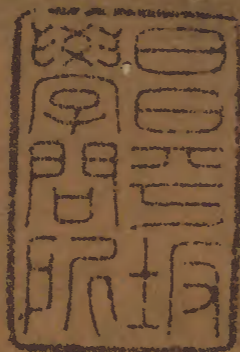


龜記



				漢書門
			九四	
			七六	
			七一	
			四七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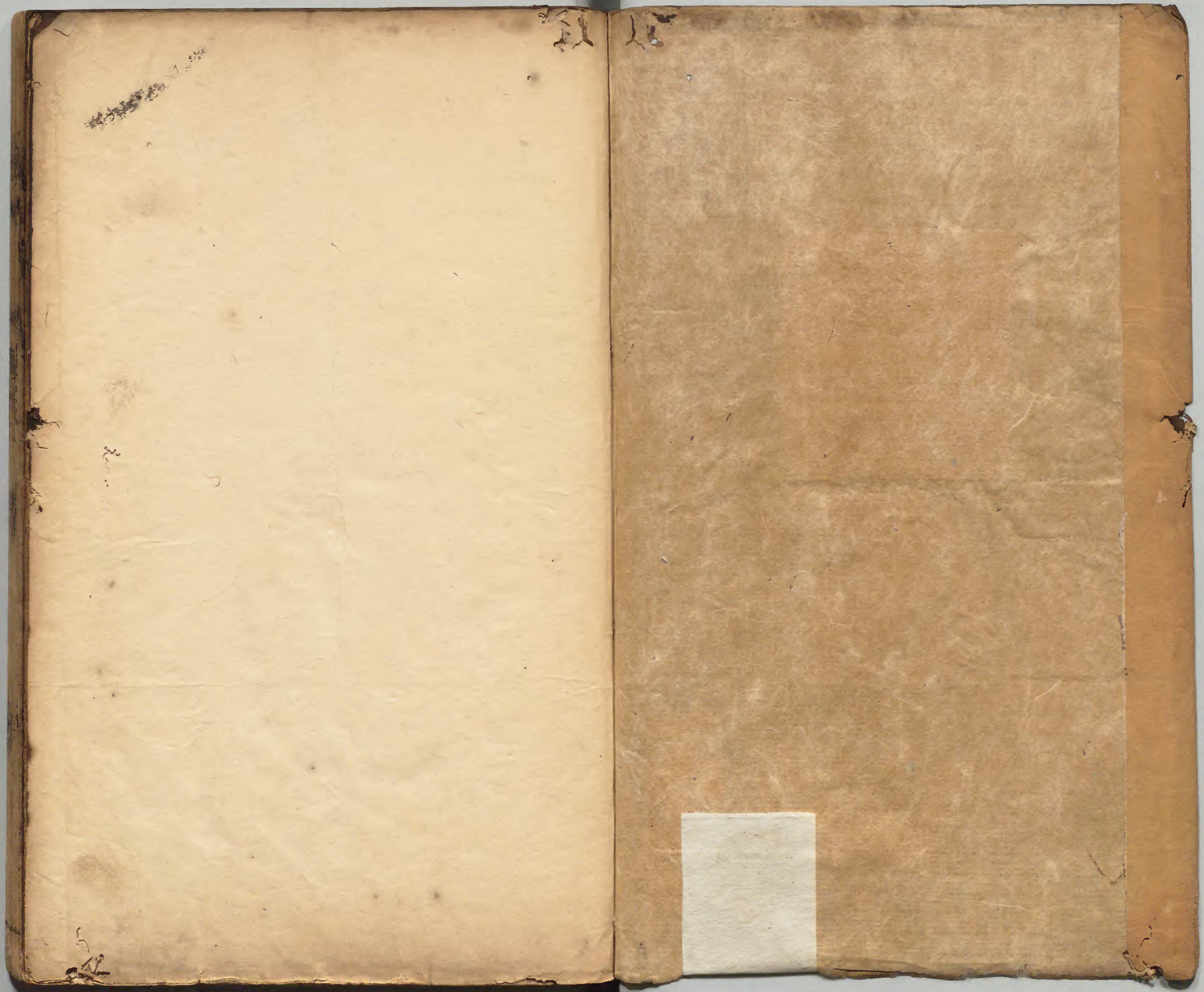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五九	九四	漢
函	四七	書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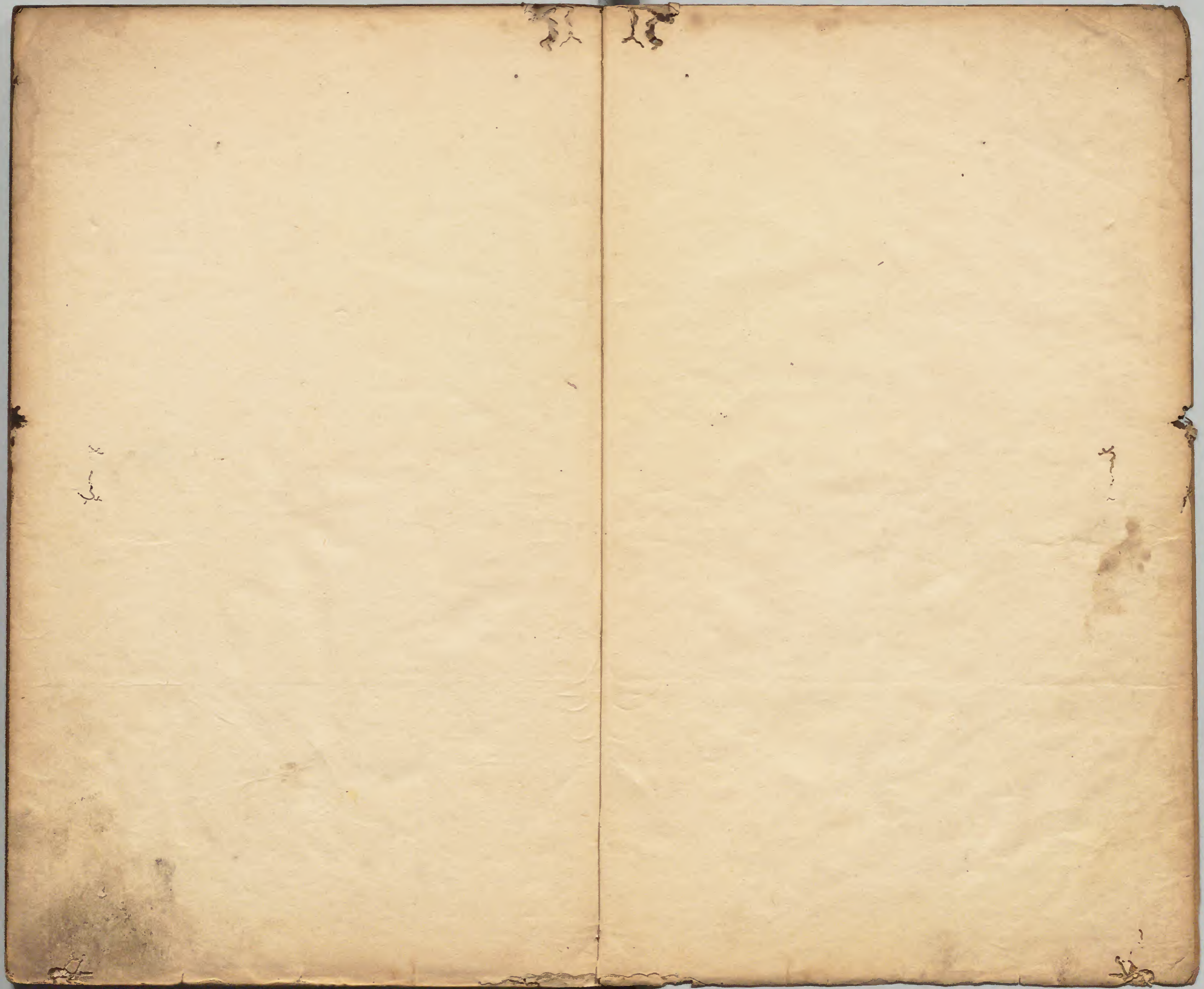
儒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61
冊數		4 ( 1 )
函號	299	113

299-113







錢啟新先生電記序

魏郡董漢儒撰

當余釋褐出晉陵晉錢公啟  
新眷自宰邑治最徵為御史  
直轂動采下出按粵函奉瀆

淺草文庫

循理與民休息剔茲蠹亡匪  
假借咄

互儲位未定朝議洶洶公抗疏  
力爭語侵官桓大忤

互意遂棄官歸隱駭徒講學歷

古紀著述曰富適公之家君  
若木直指手一編示余曰此  
家大人雷記也字盜為殺叙  
出余既卒讀竊幸天之未喪  
斯文也自堯舜以來嚮學把

傳如揭日月而行中无皆目  
憂勤惕勵得之旨皆竅函莽  
夫之追漢董仲季圃黜百家  
尊孔氏乃司馬李崑山論道  
猶未甯走而後祀經齋感孚

慶元之禁滯學也明興文盛  
已極學士大夫非優濬于二  
氏則駭驚于詛詞及語旨衛  
德性命反如嚼蠟學術之敝  
久矣公慨狀崛起為學目祀

經為生博極羣書疊疊緝熙  
騫少馘倦日用常行就事所  
敷衍異旨某立言旨開明心  
術不別義利為先咄言所彈  
射傷皆而不盡露人情物理

問引異常而不盡窮其變駭  
讀之若琴易徐玩之則實細  
紀人倫維持立教之正理歷  
稱龜記取詩龜勉從事之義  
耳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

不  
息  
書  
曰  
唯  
學  
遜  
志  
務  
咄  
敏  
觸  
類  
諦  
觀  
齋  
非  
此  
衢  
也  
公  
與  
河  
東  
姚  
江  
後  
先  
相  
映  
又  
奚  
事  
黽  
黽  
之  
可  
者  
果  
盲  
謙  
曰  
傲  
楚  
歟  
公  
幼  
嫻  
于  
書  
義  
兼  
長  
詩  
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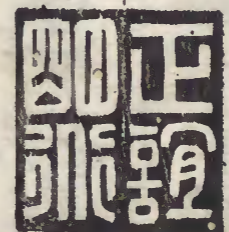
果  
習  
文  
若  
詩  
音  
也  
曰  
為  
才  
士  
膾  
炙  
廬  
陵  
之  
政  
者  
見  
曰  
為  
循  
吏  
誦  
萬  
曆  
疏  
鈔  
者  
見  
曰  
為  
直  
臣  
及  
與  
稱  
鄉  
後  
進  
者  
見  
曰  
為  
善  
人  
君  
子  
究  
竟  
涵  
養  
工  
多  
表



稟粹瞻莫可目古端稱乃公  
歆然降挹德脩罔覺行率未  
在物墜攸歸彌綸參贊直奉  
而稽之耳余曰是而窺直指  
政術之妙批郤中窺其言逢

源其脈得於家學者素也余  
惟魯齋文幸叨共事受益最  
渥按楚如減稅築防賑饑均  
允止括田貸寬宗槩賢斥汙  
衣灼灼矣嗣當骨太史探而

風出竅不具贅惟曰果請而  
聊篇之叙如此



通記序

潛江歐陽東鳳撰

通記者毘陵錢啓新先生  
隨所得而記之者也先生  
在西臺以謇諤著聲按粵

通言序  
以風裁流譽。是時余未交  
先生以為先生其古折檻  
攬轡之遺與。及典常郡始  
得登先生之堂。寮舍粗具。  
衣冠太古。歛容嘿對。道韻

閣然。其後周旋既久。稍稍  
以尺筵。蒔洪鐘。則綜經射  
史秩如也。研精方物。炯如  
也。闢邪衛正。凜如也。而又  
慕善若渴。望道未見。抑抑

如也。余乃愧鄉者之窺先  
生也。淺。今別先生且十年。  
典刑日遠。獨力易退。五十  
無聞。空負疇昔政用。疚心  
而會其胤。君直指公辱惠

茲編。受命為序。病悴之餘。  
三日夜而始卒業。若醒得  
醒。若痿得起。若疲得汗解。  
一藉以緩懷人之憂。一藉  
以為請益之地。乃僭序簡

末序曰無論讀先生書即  
其命名亦今日講學者對  
病之藥也按字義黽勉也  
取義於怒鼃若迫而勉以  
鳴也經傳中言勉者多矣

德可勉而修也行可勉而  
至也學可勉而克也義可  
勉而奮也愚勉而知弱勉  
而強賢勉而益賢聖勉而  
益聖勉亦何病於聖學哉

乃今皆掃而除之矣。登壇  
提唱口頭滑熟。不曰天性  
流行則曰本來具足。大都  
影附於不思不勉之指。以  
張皇其無修無證之說。夫

所謂不思者。思於無思。思  
之極也。所謂不勉者。勉於  
無勉。勉之極也。故勉者思  
之實地。而不思不勉者。思  
勉之津筏也。今不顯示塗

輒曲開方便。未嘗思而遽  
欲不思。未嘗勉而遽欲不  
勉。徒憑虛見。日坐無事。甲  
裏受享本地風光。豈理也  
乎。即如先生今作龜記亦

由數十年來功專而心苦  
無不有也。無不徹也。故根  
沃而枝茂。水盛而流長。其  
言也不竊。竊然求其文而  
吐之。即文其文也。不鑿鑿

然求合於道而出之皆道  
孟氏之左右逢原韓子之  
汨汨乎其來皆是物也倘  
以慵惰如余亦欲衝口而  
談肆筆而書吾恐腹枵而

機不達祇增困踳而已雖  
欲不思且勉烏可得也嗟  
乎立言本以垂教教非虛  
垂為百姓日用而設也農  
必勉而後不莽於畊工必



勉而後不窳於器。商必勉而後不倦於貿遷。士必勉而後不嬉於問學。官必勉而後不曠於職守。今導之使勉。猶恐其莽也。窳也。倦也。嬉也。曠也。乃復教以玩脫而長其蕩。恣其禍天下。可勝道哉。先生以黽名記。非徒自謙。亦以砭世也。敬以蠡測質之先生。先生其

通記序

有以矜余也夫

非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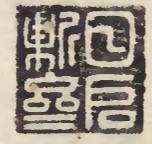
河

誠

誠



龜記題辭



詩曰龜勉從事凡力所不

堪心所不堪而勉強為之

曰龜亦鼃也鼃龜之聲

誠何足比數而為記之然

司言是受  
古人亦有軾怒鼃者。鼃鼃  
即微物不謂之自鳴其天  
籟不可。夫物物有天籟乃  
其流行不容自己之機。鼃  
鼃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惟

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象質  
而鳴其聲。雖無足取。或滋  
人之憎惡。然未漓其本質。  
鼃則鼃鳴。鼃則鼃鳴于鼃。  
鼃乎何病。余山中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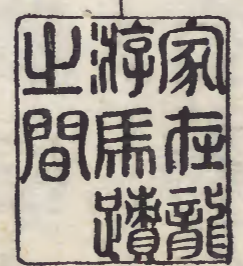
之隨筆有記。頗謂似之。且  
自諒真非其力之所堪。心  
之所堪。祇不敢玩愒時日。  
妄意勉強而已矣。因授之  
劄。劄以自識其勉強之所

已至。不敢自誣其勉強之  
所未至。題曰。鼯記。若曰。是  
將可藉之以就正字。內有  
道。君子曾。是鼯鼯而敢鳴  
聲于麟鳳之前乎。

萬曆是癸丑

萬曆癸丑秋孟之吉昆陵

錢一本識



龜記目錄

卷之一

甲午 四

丙申 二

巳亥 五

庚子 十

辛丑 六

壬寅 八

癸卯 九

龜記 目錄

甲辰 八

卷之二

乙巳 三十

丙午 七

丁未 十六

卷之三

戊申 二十九

己酉 九

庚戌 二十一

卷之四

辛亥 四十八

壬子 十六

癸丑 十二

卷之二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卷之四

龜記 甲午

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佛戾也西方夷狄  
 之教名之曰佛言其戾于吾中國聖人之教也  
 今群吾中國高明之士胥相與陷溺于其中而  
 莫悟其為悖戾之教反欲駕其說于堯舜周孔  
 之上亦獨何哉  
 記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  
 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今或起家一介寒  
 畷僥倖制科不數年致富千乘其不謂之畔歟

是王法之所必誅也

孔子好古堯舜禹臯順稽古其道同其學同自古無不學之聖人亦無不稽古之聖學

堯典厥民析因夷隩析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向者合聚而室處今為分散而野畊因仍也緣也夏月南訛緣于東作或耘或耔皆緣于耕夷收穫以時人享西成之慶是以無不夷悅四方土可居曰隩厥民隩猶詩言入此室處春析夏因秋夷冬隩無一民不獲其所而遂其生無一民不

勤其事而違其時以上之人有授時之政在故曰古之為民者待命于君鳥獸孳尾等即是鳥獸咸若民安物阜氣象于四時皆可槩見也五事脩休徵各以類應修其在我徵己之為休五事失咎徵各以類應失其在我徵己之為咎念用庶徵在自己念上省驗不徒以徵應為驗經書元年二字即此便是天子之事不止加王于正然後謂之大一統諸侯奉天子正朔必用天子之年而乃自紀其年其于大一統之義悖甚



爾雅  
卷之三  
甲午  
三  
矣正月王之正月非諸侯之所有元年王之元  
年非諸侯之可僭若使國各稱元與周並如南  
北六朝之無正統然在綱目且釐然有辯而况  
于春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便見當時不用周之正朔  
已久此春秋所以作舜典記元日商訓稱元祀  
周制稱元年其義一也虞殷之世諸侯敢有僭  
紀元日元祀于其國者乎聖人書元年劈頭便  
是誅討之筆其義彰彰明矣

凡書義恣地解得十分透徹只是見解與踐履處  
毫無干涉

僖公篇猶三望三代命祀祭不越望魯惟得祭泰  
山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是僭天子之祭  
與郊同安見視其天子為殺此春秋所以書

名造物所忌為實不足以副之是以的而不闇者  
常有所必敗  
代降而下皇極不建好惡俱頗其諧世而得譽者  
雖不必其盡為小人然而小人之分數多矣其

違世而取憎者雖不必其盡為君子然而君子  
 亦之分數多矣不與世同其德其德與世同則其  
 忿不懲慙不窒便是時時以牛羊牧其心如何得  
 謂之存其心便是時時以斧斤伐其性如何得  
 謂之養其性

脚跟豎立不定總是自己故意放倒為善不力總  
 是甘心為惡命之不遂聖賢亦皆然  
 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却心術  
 狂狷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

人有不善一入吾之耳目中亦便終身不能忘見  
 面時不消提起即在面前自人視已都如此慎  
 之哉慎之哉

雖覺其病慣熟處儘難忘况其不覺  
 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為  
 古人以身教今人只是言教此其所以多不足貴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成者而後可以成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敗者而後可以敗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壽者而後可以壽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夭者而後可以夭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富者而後可以富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貧者而後可以貧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貴者而後可以貴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賤者而後可以賤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榮者而後可以榮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辱者而後可以辱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樂者而後可以樂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苦者而後可以苦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安者而後可以安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危者而後可以危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存者而後可以存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亡者而後可以亡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生者而後可以生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死者而後可以死者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成者而後可以成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敗者而後可以敗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壽者而後可以壽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夭者而後可以夭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富者而後可以富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貧者而後可以貧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貴者而後可以貴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賤者而後可以賤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榮者而後可以榮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辱者而後可以辱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樂者而後可以樂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苦者而後可以苦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安者而後可以安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危者而後可以危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存者而後可以存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亡者而後可以亡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生者而後可以生也  
 吾人必自求其所以死者而後可以死者也

詈記 丙申

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  
發言不和平只是心地不和平

平居無是惡念夜有是惡夢只緣別樣惡根多改  
換頭面形現出來使人知省惕湔除耳

從古大聖大賢都處缺陷可見造化不以全福與  
人

成之者性天生來原成只是人都虧欠了他  
得時則興背時則廢即一微物尚爾矧其大者

晝夜者生死之道晝生之道夜死之道無夜不是  
死底消息人自迷而不悟耳

震地之樹其心必碎聞之農者故必無恐懼疑惑  
心方謂之不動

迷暗之人終日昏昏如醉如夢不足責世亦有高  
明之士一竅聖賢聰明路盡為釋學蔀塞究竟  
無異那迷暗之人悲夫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即高明廣  
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偽固有不得不察然此

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也

父子之間不責善子孝父慈朝夕間何莫非以善  
道相成何待責子責父已是不可化誨之父了  
父責子已是不可化誨之子了是以離

心術隱微間種下殺根不殺其身必殺其子孫朱  
子曰名實義利為己為人之判要當真實有用  
力處不然則提空名以向道而其實無以自拔  
于流俗之所為則亦君子之所不取也又曰此  
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裡霎時間壞了便無填

補去處也又曰但據一時自己偏見便自主張以為只有此理更無別法只有自己更無他人只有剛猛剖決更無溫厚和平一向自以為是更不聽人說話此固未論其所說之是非而其粗厲激發已全不是聖賢氣象矣和而不流群而不黨此以處衆之道言若小人則已謂之遠謂之嚴嚴則界限甚分明遠則天壤不相及

黽記

己亥

王政以善養人蓄不善之念以待人便是惡根上伐下斬無不滅絕

人但不肖自認不是終無受人處矣

古之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己今之君子善則稱己過則稱人

纔文口便吝而况文過掩惡

有一念之善有一節之善人即知之已淺况其自為標榜乎是以闇然為君子而的然為小人

以齒自處亦近驕亢駸駸無下人之意了

理學與性學亦若截然不同而况其為俗學後世

蓋以俗學為理學以理學為性學者多矣

群分者勢各擅者利貧富貴賤壽夭賢愚門戶藩  
籬爾我形骸不勝殊異所以聯屬通貫其間而  
可合為一體者不過些子形上之理耳又只空  
談而無實據何為

在聖人分上說無二而非一在凡人分上說無一  
而非二時時處處因二以求其一便是學的頭

六面

以知為識知識二字認不分明學問何時得力或  
言意之了別曰知亦殊誤

佛氏不過西竺一神而以駕之上古巢燧之上將  
自有生民以來聖神一筆勾下又以駕之天帝  
之上而曰佛一出世天主人王俱遜而就弟子  
之列以天帝為弟子以佛為師將天帝亦一筆  
勾下學術中之詖淫邪遁肆無忌憚一至于此  
我皇祖陰陽虛實之說以佛為陰虛之教以聖

賢為陽實之教今之學者乃欲駕陰教于陽教  
之上駕實教于虛教之上奚啻得罪于聖賢其  
得罪于皇祖者亦不可贖矣  
君子立心立天地之心匪一己之心立命立萬民  
萬物之命匪一己之命  
口頭好身分差但是講不是學  
格致誠正四箇字完全而後可以言修身他處言  
修身都無如大學之完密  
太極體也陰陽動靜皆用也專以靜為體動為用

便如專以陰為體陽為用了  
無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體段而欲其聞言見行若  
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決不可得  
見人而不自見者盲聞人而不自聞者聾  
古人相見必有介紹雖小小進退亦不自失  
過此以往聖人未之或知之謂誠過此以往釋氏  
強以為知之謂妄  
龍螫一番蛇一番骨蛇螫一番蛇一番皮龍未易  
言蛇亦不如可乎

性體不現總是血氣用事之夫

僧道不事農業善為幻術惑弄愚民 祖宗朝深  
察其奸獨嚴其禁凡府州縣惟令存一寺觀併  
居其衆禁度僧尼又禁子弟披剃俱發北京種  
田近有推尊佛氏于堯舜上以簧鼓士心真是  
不容于 祖宗之世  
心主乎形亦與形俱形天下未有荆棘其形而芝  
蘭其心者未有豺虎其形而麟鳳其心者此仁  
義禮智根心之學所以不可不亟講也

人心公則一私則萬殊

君子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  
過此我 聖祖之格言

我 皇祖常與陶安論學術安曰道之不明邪說  
害之 皇祖曰邪說害道猶美色眩目鮮不為  
惑自非豪傑不能決去邪說不去則正道不興  
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

菲食惡衣卑宮禹猶然况其他乎  
聖人知行合一其次便有知而不行者行而不知



者以為知即行行即知此都說聖人分上事了  
以一青掩大德不可以一惡喪生平可乎甚矣舉  
足之不可誤也

闇然君子的然小人慎于顯見者小人慎于隱微  
者君子學庸皆言慎獨除了慎獨別無學問矣  
生平有一青可原生平有一惡其可原乎有一惡  
他善俱無足贖矣

仕學無兩優必俱優劣必俱劣  
日月寒暑往來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張子曰苟

曉屈伸心儘安泰寬裕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故鄙夫莫不有兩端可叩但  
不空空如先有一箇成心為主那兩端便混淆  
莫辨昏塞不通了惡乎叩又惡乎竭

聖賢所謂無無聲無臭耳非無天載也無思無為  
耳非無易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

夫道之於人，猶水之於魚也。魚無水則死，人無道則亡。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高，位高而祿厚，此謂之過。過則必敗，敗則必亡。是以君子居則觀象於天，動則觀象於地，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黽記 庚子

古人遇盜賊亦有不發覺處，此是何等心胸。學術便是心術，毫釐有差，末流之禍無所不至。學之貴于明辨者，此

人死不是一齊都散無了。魂升于天，要參天神，魄降于地，要參地祇。參不得天神，參不得地祇，是為天地不容之罪人。如之何而可以死

一入夢境，軀殼奚啻敝屣，覺乃不勝係戀。謂何操有破有載之心，以立于世，何時滾出太極圈來

有窺測所至之學有體驗所至之學窺測所至影  
響之學體驗所至真實之學白沙先生詩影響  
前頭步步迷

源頭無活水到底是乾流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不是未形與形交界處亦不  
是有無過接處動之著為已形為念為慮動之  
微為未形為意為幾誠意研幾慎獨異名而一  
功

物有生無成惟天地之範圍無功于天地者人有

生有成能範圍乎天地有功于天地者故曰天  
地設位聖人成能人無成能名為人實草木禽  
獸之類而已耳世儒有踵告子之說以言性抑  
何自待之薄乎  
人能為善便是太極做得主且生陰陽而不生乎  
陰陽陰陽又惡得而困之  
人之過也各于其黨是君子之黨差處亦其是處  
是小人之黨是處亦其差處而况其差處故有  
過亦可以觀君子而知其仁未有小人而仁是

言 卷之一  
處且不足觀而况其差處何觀之有人  
徑情直行任情而動是禽獸人須是率性而動須  
更不率性硬教做無道了須更有不率即須更  
而修更不容停待以修底工夫落下率底工夫  
一層故謂之修道不謂之修性其實修者修其  
率之未至也非是率之外有修修之外有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于事外正心不  
于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以為集義必  
有事焉而又正心必無事焉而惟正心皆襲皆

取  
鳶之飛則至于天可以人而無窮高之思乎魚之  
躍則至于淵可以人而無極深之思乎造端于  
夫婦無內至察于天地無外  
聖賢道理四通八達隨人解說無所不通只非聖  
賢本旨便會差雖是本旨只作解說亦全不濟  
事

聖人以易洗心愈潔淨愈精微釋氏以空洗心愈  
玄虛愈渺茫聖人以精微為神妙釋氏以渺茫

為神妙

不見其大而學雖學總成其小是之謂小人儒  
心三才主宰總名天地之心天地之主宰人心人  
之主宰只單以人言心一而不三便危通天地  
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便微別無兩心謂人  
心道心八字打開謂道心為主人心聽命謂性  
是先天太極之理心兼後天形氣性是合虛與  
氣心是合性與知覺俱要理會通透  
以三才言生理性也以三才言主宰心也一而不

三無主心非其心矣一而不三不生性非其性  
矣君子所性仁義禮知根于心心性不合一都  
無根其心三月不遠仁心與仁不合一都是遠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心矩不合一都是踰  
孔氏之徒叛而入于釋氏真是下喬入谷  
聰明睿知人人所有只是不固仁義禮知天德亦  
人人所有只是不達  
蹶趨不宜而况疾暴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則心存不仁則亡禮

則心存無禮則亡若曰存之于心而不忘仁禮  
皆心中之硯礪物矣

毋矜虛見毋侈虛談毋浮慕君子而實叛其教毋  
陽惡小人而陰襲其為

生性犬牛與人之所同成性犬牛與人之所異生  
之謂性告子輒欲犬牛人道孟子辯而闢之有  
功萬世

儒生道釋死道儒覺語釋夢語儒哀人之有鰥寡  
釋惟恐人之不為鰥寡而多方教人之為鰥寡

人人斬絕生男育女之事人物消殺都盡而釋  
之能事備矣其用心亦至慘至刻而謂之大慈  
大悲何居

自二氏入來不為僧即為道如天下有十萬僧道  
便是十萬人不生育了如天下有百萬僧道便  
是百萬人不生育了人道生生中被他暗地裡  
消了許多

後人動以悟性少程朱此程朱所以絕步  
天之生物大抵與他一箇胚胎成之全在乎人故

曰成之者性成性存存誠者自成而道自道  
心之官則思思從心從田思則得之心田熟不思  
不得心田荒人能思物不能思弗思耳矣者禽  
獸也  
性相近如從兩人並立說語其性無不可合而為  
一故曰相近語其習一人習于善尋向上邊去  
一人習于惡尋向下邊去開一步遠一步一步  
遠一步其始毫釐其終千里故曰相遠  
鷹鷲鳥也能化為鳩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聖人猶有所不知真若不知而全不以知為至聖  
人猶有所不能真若不能而全不以能為至天  
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真若視人之有憾而全  
不以生成覆載為其大此所以為聖人之至天  
地之大君子之道直是希聖而求其至希天而  
求其大此所以為費而隱  
宇宙萬古此身一瞬烏得謂之悠久無疆烏得謂  
之先天後天大明終始要思得之  
神化聖人所有聖人不言視如家常茶飯待人到

日自知釋氏侈言之以驚愚駭俗導天下于浮  
誕之歸此其所以異而卒得罪于聖人

群天下之愚不肖而與之語上與之談窮神知化  
事是為大恠聖人弗為而謂聖人弗如謬甚  
同此一息之時同此一息之氣有以之生有以之  
死有以之存有以之止便見死生存止只一氣  
恁地滾出不窮底又見物各一極斷然不相假  
借底

撒地中每每爆出不善之念來緣神明不測之府  
多鞠為叢垢集污之場而不自知故時或顯露  
其頭面示人知所覺察耳

論人品莫先于珉王之辯有瑕之玉與無豐之珉  
奚啻千里本質不變而口耳日多非矜能銜長  
之具即護短飾非之資耳何足道哉  
後世儒者盡說過頭語從前聖賢只說脚底語  
精藏于坎是為獨覺光發于離是為相見危微之  
介微常獨覺危必相見研幾慎獨之功至矣  
震東日出光發于離而密依坤以藏兌西日入精



凝于坎而密依艮以止深乎深乎  
子思子謂仲尼祖述堯舜未已也仲尼祖伏羲邵  
子謂仲尼子三王孫五霸仲尼考三王不敢子  
若五伯直非孔氏一脉焉得孫  
心術中畧有纖毫私意潛藏總名破器而非完器  
總名破體而非完體總名破人而非完人  
子路疑忽之死為殺身成仁故疑仲之不死為未  
仁夫子不沒仲之力謂子如以忽為仁仲之力  
便與忽之仁相對得來故曰如其仁如其仁子

貢疑仲不死猶可更去相桓為不仁意在亟與  
忽之仁夫子更不泯仲相桓之力而復謂如忽  
所為死所當死足以自盡于子糾而成天下不  
食言之諒異彼匹夫匹婦自經之諒原不許忽  
為仁亦何曾許仲為仁或謂夫子仁管仲殊謬  
夫子諒忽加匹夫匹婦一等力仲不在忽下  
釋氏務于耳目口鼻淘洗聖學務于仁義禮智擴  
充此端緒所以不同而未流竟成其異  
聖人不是夫婦心腸天地不是人間分量若不求

聖人之至天地之大何以為君子  
聖學率性禪學除情此毫釐千里之辯  
學而時習之習亦學也然微有別百工技藝之學  
皆習也雖即習為學實于學義無干惟知性之  
本善而有覺以明善復初為事方始是學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一陰一陽之謂道天道也繼  
之成之皆從人分上說人若不繼與天絕為兩  
何善之有人若無成天亦不能生何性之有善  
從散殊說如絲之有緒故曰繼性從全體說無

一之可虧故曰成

聖賢教人下手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異端  
教人下手芟柞蕘稗謂了妄即真恐天下並無  
蕘稗去就有五穀熟之理  
釋亦天地所生直欲打破天地釋亦父母所生就  
行棄絕父母此成何等學問而儒者尚忍言之  
充塞宇宙皆實理而蕩之為無人心全體皆實理  
而馳之以空其為天下害甚于楊墨亶其然乎  
皇犧畫卦示人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

是以一人為人必聯合天地而後為人但舉頭  
 知天措足知地便無不為善進而求其不愧不  
 作又進而思以上參下贊便是聖賢君子  
 莫見之隱宥密退藏之隱幾莫顯之微精一惟微  
 之微幾非率修有德之君子未易研此  
 藏身于恕身藏恕顯身化為恕藏心于密心藏密  
 顯心化成密若恕中有身可藏是恕又有內安  
 得為恕若密中有心可藏是密又有內安得為  
 密

顯諸仁顯不出便是生理未完何仁之有藏諸用  
 藏不入便于本體相悖何用之有

知來著德今來之理無不貫通藏往卦德古往之  
 理無不備具

私淑諸人與私淑艾不同私淑諸人謂若不由傳  
 授私淑艾其人兩無可化德無可成材無可達  
 問無可答而但有惡可艾稱諸人而艾之非教  
 也隱而艾之其人庶幾改圖乎是為君子之所  
 以教

迹文巧首也坐談虛空誰為生養只得乞以乞率  
人廢耻喪盡是以凡涉足釋途者廢隅都無可  
觀

外好則笑其人而為之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  
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  
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  
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  
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  
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  
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  
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笑其笑也非笑其人也

龜記 辛丑

人無不遠之復雖矯厲奮勉終必廢于半途

陰陽既分之後雜揉而運非整齊而運全要人來

範圍人不易才是以治日常少亂日常多

人無舍垢納污之所不活

胸中不平輒要鳴胸中有得輒要說只是無量以

容

小人且當隱其惡君子何可吹其疵求多君子即

小人之心

口頭快脚底決是鈍

先天後天相導其前謂之先相導其後謂之後皆是參兩力量說不得先太極後太極

種下生根生氣感未有不生者種下殺根殺氣感未有不殺者殺氣不能殺生根生氣不能生殺根造化何心人自取之爾

只說孔子下學上達離却不怨不充來學甚達甚天地之大德曰生怨不殺根也從不怨不充而學且達便實種下了生根充拓得去便可以與

天地合其德故曰知我其天

不可以知為識亦不可以徧物之知為格物

陰陽無息不相陵滅物類無息不相吞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旨矣

格致之學精一之的傳也

凡物盛多謂之寇五行旺處謂之办君子欲知消息存亡之道亦于此辨之

意未起則無知寂然之中邵子謂之陰含陽意既起則有知感通之際邵子謂之陽分陰乾常立

于坤先陽常運于陰先此人之所以有主而天  
之所以有命也

星命家以一天星宿言人吉凶人之分量若是乎  
不小矣即一介細民亦不當自小而况以大人  
君子自命者乎

發而皆中節不是到發時又著得人力戒懼慎獨  
凡皆未發前實修工夫也未發前有此工夫已  
發自然無不中節以發之中節不中節驗未發  
之中不中發而中節其未發也必中發而不中

節其未發也必不中中是天理統體之名目節  
是天理散殊之名目

孔子所稱異端分明指釋老二氏異端端緒毫釐  
之間之有異也差毫釐而謬千里千里之謬只  
在毫釐上差起故曰異端

人人有一箇乾坤物物有一箇乾坤不相假借不  
相陵奪此便是乾坤無盡不可以數量窮釋典  
亦窺見到此耳渠言西方為極樂國則說言乎  
允之旨也世人不悟而為其所愚東震不出而

孟子 卷之一 五

西兌務入生果不碩而殺根是植悲夫

易言專翕退藏屈蟄大學言止言定中庸言凝言

固後儒多言主靜之學本此

告子曰生之謂性全不消為故曰以人性為仁義

猶以杞柳為栲棬此即禪宗無修證之說不知

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故曰成性

存存世儒有專談本體而不說工夫者其誤皆

原于告子

告子之學一病兩痛他說生之謂性全不要為是

忘柰何生性不下力為強制不使妄動又全屬

撰造是助不忘即助不芸苗即握苗苗之生其

有幾也

犬牛與人之生同犬牛與人之成異若但以生言

性同人道于犬牛人道既有不立天道地道又

安得立三才之道霎時毀矣

道公天下心從道言無有不公故曰微人各一身

心從人言無有不私故曰危

格物之格只在有本末上討大是分明有本末合

通記 卷之一 五

為一物無本末截為兩物如身首異處絕為兩  
 段之人是箇生物是箇死物格則生不格則死  
 此人鬼生死之關也故欲明明德全在格物上  
 起手謂之本始第一著工夫

性固是完全生得來然不成不盡絲毫不為已有  
 天以體言能先能後用也天以用言先之後之體  
 也天不違天為用奉天時天為體

為富不仁既為富雖不作別樣過惡而暗地剝  
 民間膏血甚多冷眼惡視民間流離困苦死亡

疾病漠然不介于其心處甚多何仁之有看來  
 直是大富大惡小富小惡

易以天地言心孟子以仁言心朱子以神明言心  
 人苟見天地之心雖欲狹隘不可得已人苟見  
 仁之心雖欲傷人害物不可得已人苟見神明  
 之心雖欲毫髮自欺不可得已

大學首言明明德令人常有闢昏夜而旦晝之義  
 天生地成地生天成天有生人兩地以成之地有  
 生人參天以成之告子以生為性知生而不知



成至今有受其禍者人知孟子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不知孟子闢告子之功不在闢楊墨下楊墨禽獸率人告子同人道于犬牛流禍一轍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遺物認心失心  
剝上君子得輿隆冬極寒嚴霜厲雪不勝摧敗困折而依然為民所載有輿可駕是以能還得鄉到得家而為復復初一爻聖人獨以贊顏子非人之所易言也

上天下地物生其中即至纖至細之物四通八達無一無並生並育道路故天地之心曰道心素隱費不出行恠平不來此正釋老二氏之學單言致知亦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上起手凡民見不超色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凡民聽不出聲君子恐懼乎其所不聞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通記 壬寅

不見頭腦之人儘饒有定靜工夫如池沼之水澄  
 靜無汨豈不亦號為清泉然終不稱活水  
 不自欺鑑空衡平之體也好惡有不如者無之矣  
 治世之待小人也恒過寬亂世之求君子也恒過  
 刻過寬君子天地之量必不自墜為小人過刻  
 小人虺蜴之心必無望其為君子  
 人臣進言于君迂其說而得之于君已失却一半  
 迂其說而不得之于君無有不兩失皆自錯解

遇卷之說誤之學術邪正常係之一言之間言之不可不慎蓋如此

自古臣道未有功成不退而得以自全者

宋理宗初立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詔

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學士俱

辭不至度宗咸淳八年賈似道當國召葉夢鼎

爲相固辭不至使者告以禍福夢鼎曰庶耻事

大死生事小前人出處如此

宋史一百五十三卷

事無小大小進退不知便是大進退不知小存亡

不知便是大存亡不知

龜山先生語羅仲素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

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

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

不怨不尤日日平鋪在眼前至庸至常極淺極近

而人湯不以為事盡行蹉過故聖學只在此處

落根而曰下學上達知我其天

周都峰公憂居時有述按御史投刺欲見公曰某

公之來不吊我我不可以喪禮見客候之良久

訓  
卷之一  
子

卒不出

朱子于四書集註悔其誤已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為尊事朱子此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者耳

直心為德平心為原平未及正正無不平平康一種氣習不為乂治無有不落鄉原閹然媚世窠裡公後人謂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珍不知其公正直之道固遠也

孟子亞聖大賢願學孔子真是見得生民未有之

盛世儒動有超越孔子之見此染于狂禪呵佛罵祖之餘毒也

孟子說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但足以養生但足以喪死此便是王道如養生有餘如喪死有餘積之便是怨府守之便曰財虜不霸即夷于王道乎何有

生死有命是聖人不將生死為事語富貴在天是聖人不將富貴為事語

龜山先生曰畏天下指為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

通記  
卷之二  
子

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執  
無知無能無伐無施是聖賢分量若教學者定須  
就善意萌生處利導今却并要抹殺善字與惡  
字同而教人以勿思既已不思善矣有何本來  
面目之可認乎

只為心不虛有許多話要說未暇聽人  
大學以格物為入手聖門求仁之的傳也不格物  
劈頭不仁痛癢俱不知矣何知至與意識之有  
血氣中和則萬病不生保合太和乃利貞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皆實理也  
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

祭統子孫之守宗廟杜糴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  
是誣也有善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  
三者君子之所耻也若後世則莫多于誣之耻  
矣

古人仕則不稼今人仕則併為商賈漁奪瑣細牙  
僧之利亦無所不至士風之日偷不可勝言矣  
表記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

審之盜也與

學然後知不足不學之人無不侈然自以為有餘者

貴而不貧皆民蠹也積而不散皆財虜也

周官公論道變理陰陽孤弘化寅亮天地公孤之職如此此果不學之人所克堪乎

公論原無不明縱不得之天下無不得之後世曉人曉自明畢竟淺而况招人以自明乎

文勝質則史史闕文不極其文也自有史後凡國

志家乘俱有不可盡信者矣

孟子說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則心放仁則心存後學忘源失委以心為心而不以仁為心知所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即念念操存頃刻不虛祇存得一個虛腔子耳豈所以為心哉

本物于身之謂格性地有覺之謂學

後世士人無論用而不行且多舍而不藏亦為後儒窮則兼善萬世之語所誤窮則惟有獨善其身獨行其道卷而懷之潛而藏之已耳不能兼

得天下何能兼得萬世祇取出位之羞耳  
吾道一以貫之謂之吾道便是別于他道此聖人  
關異息邪之所在也

退之子杲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杲  
以為誤悉改根為銀經書中篇章本明白謂其  
有錯簡而移置之字義本明白謂某當作某之  
類處亦甚多皆改根為銀之見也

曾子誠確故以濯暴言聖功子貢穎悟故以美富  
言聖蘊

勝文堂

論子張

衣服文章古人恒取諸禽獸政恐人不如禽獸耳  
天覆地載其心思天高地厚其度量天長地久其  
事業天清地寧其氣象

由物視人疾之如虎狼蛇蝎者衆矣

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  
也

服取蔽體食取充饑屋取庇風雨如此然後可與  
議

前漢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此風後世不可多得矣  
有不虞之譽譽至而苟不為虞必喪其有餘有求  
全之毀毀至而務求其全必增其不足

如不能以天下國家為一物即此混然中處之身  
皆絕首截尾之朽株斷枝殘柯之末枿已耳安  
得謂之有本而能以自立

凡屬學者分上事切不宜高言聖人分上事不然  
止是騰口百無一成而萬有餘敗

不學之能不慮之知孟子只就孩童之知愛知敬

處點出郝本来自有之善端示人察識擴充究  
其指歸須是達之天下要達之天下須是學且  
慮孩童有不學之能到長大會學矣而反能非  
其所能孩童有不慮之知到長大會慮矣而反  
知非其所知孩童愛親到長大反至遺親而况  
及人之親孩童敬長到長大反至慢長而况及  
人之長孟子蓋是倒說以警人之學且慮非謂  
人可以不學不慮也

孔子戒小慧孟子疾疾德慧橈槍慧字皆惡星心



從慧為慧，凡人炫露聰明，後使聰明如獲槍，慧字之為光皆慧也，皆病也。

寂然之先陰會陽，意與知為一，感物之後陽分陰，意與知為二，纔分是個真意，運行即意，即知即運行，即明照是個妄意，錯雜意，自意，知，自知，意雖有妄，知定不昧，意屬陰，知屬陽，陽主得陰，知主得意，此欲誠其意，所以必先致其知。

先須開闢得一個宇宙，匡廓然後可望日月代明，四時錯行于其中，故不格物而求知，至意誠者

無之

纔說了人事與己都不相干矣。

既戴天履地而為人，當參天兩地，以有事從古聖賢，畱下許多榜樣，遺下許多言語，都教人知此以人一言即生一辨，總是實而不受。

革去故，另換一副口舌，鼎取新，重鑄一副肺腸。

人決不肖自殘其肢體有許多忿疾暴戾加于人  
 總未聯為一體之故  
 心氣纔暴戾便似于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于父  
 母忤逆了一番即此便是莫大罪惡了  
 一星火一原之燎一勺水一天之潤識其端而推  
 廣之都是此理此孔孟之血脈路亦曾思慎獨  
 之旨  
 除却不知而作好為人師二病方可與之共學後

龍記 癸卯

人決不肖自殘其肢體有許多忿疾暴戾加于人

總未聯為一體之故

心氣纔暴戾便似于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于父

母忤逆了一番即此便是莫大罪惡了

一星火一原之燎一勺水一天之潤識其端而推

之旨

龍記

卷之一

五

人犯此二病甚多抑且沉痾而多不可愈  
聖賢以義理率人釋老以禍福恐喝人使人懷一  
片禍福心以向善皆假善耳此所以為異端此  
所以為夷狄之教  
聞善見善未入聞不善見不善不覺為其所入  
就生了貼骨癰會治會愈者有幾  
不睹不聞要玩其所二字是舉世之所矚眊習睹  
而未嘗睹習聞而未嘗聞者須是另鑄過一副  
耳目方有影響可覓

全其生理之謂生戕其生理之謂死人實有生死  
不得謂之無生死

禪本殺機故多好為闔口語儒者每染其毒而不  
自覺何哉

際天蟠地皆人道也特分幽明而謂之人與鬼神  
耳

擊而火出見而側生皆凡庸耳非所以論君子  
不動原無人動未發原無人發只是物化以後便  
似常動更無所謂不動便似常發更無所謂未

發

今人言性言心言意有曰性氣心氣意氣俱粘氣  
字要思得之

喜怒哀樂平常只從情上生來底即未喜未怒未  
哀未樂全是偏全是倚不得謂之中此處切須  
體究得明白

士君子不以貞松秀栢之身為天桃繁李之侶而  
况其為蒺藜荆棘乎甚矣好為人師之患之大  
也

遇小人而決之何妨于遇龜山之于蔡京遇小人  
而決之者也

心體未純為天體終是人心于知天之分尚遠心  
體未純為性體終是情境于知性之分尚遠

主靜聖賢為好動者製方率性為任情者製方主  
敬為怠惰者製方致知為昏昧者製方人身病

痛多般聖賢經驗良方亦多般第良醫隨病發  
藥庸醫執泥死方以治病殺傷多而痊愈寡耳

亢龍知進退存亡便返為潛矣凡卦俱反覆得轉

此易理也

立身都是法律對得君立心都是義理對得天

下之能事備矣

微天之靈而有知天工其可貪乎憑君之寵而有

主成成功其可居乎乃知無知無能不矜不伐聖

人直以是為固然耳

無陰私事可摘方始是人不然皆鬼物耳

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

掖獎與之意若要羅致門下便屬私心不足道

也

無時無處無雜雜而厭雜而不撰其何能有得乎

學者于需訟二卦尤宜朝夕自省即純然天理天

下之至健在我矣安知險意不自內萌乎宜日

日有訟安知險事不自外作乎宜日日有需

出入無時心不可時出時入莫知其鄉心不可以

鄉知有出入之時尤有存亡知其鄉就有偏係

自就落私小窠臼皆非心之謂也聖賢得養之心

無息非天理之周流何出入之有天地一家八

荒我閭何鄉之有

自通自卑處都忽了說甚高遠

聖人多言下學事而上達在其中後儒多言上達事而下學未必盡此古今學術之辨

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也者幾希在存存二字上辨人會存禽獸不會存纔存便站在人邊纔在便倒入在禽獸邊

鸞鷲鳥魚冥物以鸞飛魚躍為率性率鷲惡冥頑之性耳于義何取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貢蓋自以為未易盡性也未易上達天道而與之為一也

周公富有魯國猶舜富有四海後人因季氏富于周公之語遂以周公為富又因家人富家大吉之語亦遂不諱務富恐自置其身于貪黷債利之流斯其與于不仁之甚者歟

文明透徹于口舌方謂之華故凡人口舌好是窮不易事

人人莫不具有美種只難得下地雖下地不受天

陽都是閒。又如果而不芽，生意雖溷，生理雖具，到底不生，亦是個死殼。子仁義禮智，不根心都如此。

四端只是果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

曾子受季孫之賜，寢大夫之簣，未便是不正。只自童子說起，其言甚正。曾子自有聲入心通，若決江河處，所以雖一息僅存之際，而必欲易之。其平日受善之量，何可以涯涘。此曾子所以為大勇。

常人耳目汨于嗜聞，性體汨于情識，如病瘡。漢只為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若未發無病，發自無病，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便是聖賢平日守身謹疾方。

允任情徇情之夫，別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喜在功名，眠裡夢裡俱功名。如喜在富貴，眠裡夢裡俱富貴。即寐然泯然之中，固不勝其偏于喜，倚于喜，安有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體也。學者殊未易有之于已。

不知性無心可盡不養性無心可存  
假襲仁義者行得到頭終是無根不活之物孟子  
揠苗之喻旨矣

是個血包氣袋安能不血不氣縱使萬分遏捺得  
下而血氣原未曾換如何叫它血氣不用事

養得血氣極和極平終血氣也除是重新鑄造一  
過

良心譬之良田不生禾定生草生禾謂之熟田生  
草謂之荒田不生禾亦不生草逸田白土皆荒

類也故謂本來無一物者皆異端賊民語或以  
設喻本來無一草亦得然而無此理或說本來  
無一禾這便是不生物之田了又安得謂之良  
田乎

百穀無為樹藝萬寶不到告成而詡詡以自矜曰  
吾有若干頃良田田雖多立斃之道也

把陰陽五行俱抹殺光光要尋得個太極出來天  
下無如此學問祇墮異端偏曲之私見耳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非透骨徹髓變化者未



易言此處認不到手性學絕無影響

學之不講原不止相與論說亦原不是可與中人  
以下等人講說得的後世喜聚生徒如禪士濫  
開法場其失聖人講學之旨多矣

口說勝躬行必衰口舌長足力必短此負勝之理  
徒過欲非所以存理能存理乃所以過欲孟子曰  
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若規規于根塵  
之除而希明心見性者皆破屋禦寇之為也  
僕隸下人中豈無一二良善而良善者少收養衆

即良善者多亦勢盛力強鄉人不可嬰其鋒况  
群什百不逞之徒而聚之一家不謂之逋逃主  
奸慝數盜賊窩未可也若心術之窩藏不善又  
別論

必茅茨土階然後可與行堯舜之道必蔬食水飲  
簞瓢陋巷然後可與明孔顏之學

朱子作綱目貶仁傑繫周其于龜山直謂其苟且  
祿仕奔走仕宦茲其為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  
之真傳乎

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有實事如周禮春官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  
以吊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如是方可謂哀  
之中節耳其或死亡灾禍少不相恤便已無復  
人道况得謂之中節乎  
唐虞言德商周言學夔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  
而無虐簡而無傲臯陶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惠  
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  
而義洪範五事恭從明聰睿肅乂哲謀聖三德

正直剛克柔克夫子語子路六言六蔽不學總  
無所得無德皆緣不學後世盖有徒講不修之  
弊德匪其德而學非其學矣

賢有德必由學能有才未必由學此賢能之別  
不從格上起程俱歧路也種樹尋根疏水尋源其  
格乎

只于常發處覓常不發朱子曰此一齊無本了也  
至誠悠久無疆不誠漸滅無餘故子之告子路未  
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故至誠如神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莫問神化且論  
至誠不誠至不至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鼂記 甲辰

德性是天然完全固有以涵養進才性便各有用  
亦各有偏譬之藥性非鍛製一過偏性甚處不  
適于用非調和衆品終有偏枯亦不適于用  
杜詩窮佳二語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人無此  
眼非其眼人無此心非其心  
仲尼不為己甚者言不已亦不甚看来真是己不  
得甚不得

坤道乃方惟乾道為能圓固非人之所易言所以

聖人到七十也只說從心所欲不踰矩

造化且常以風入人而不常以雷震人春分第二

候雷始發聲秋分初一候雷即收聲程子曰雷

亦天地之怒氣也左傳聖人在上雷出不震

天上宿度第一木度多角斗奎井四木度共八十

五度有奇第一金度少亢牛婁鬼四金度止三

十度有奇人可以無悟乎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心是果仁大

人却是長成一株大果樹開無數花結無數果

生生無已利濟人無窮故不失二字窮未易到

手單是這赤子心如果仁不下地恐究竟成了

枯核有何用處異學高者深犯此病也

磨不磷涅不淄除是聖人若賢人以下直是試不

得不然立磷立淄之道也子路為百世師亦以

不自試于磨涅為定守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亦

以此

麗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匪朋匪友何講何習後

世講席之濫師道之靡蓋非朝夕之故矣

思慮未起鬼神莫窺與天下莫破同意有可破則  
有可窺而鬼神之所不佑已在此矣  
常操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心能事人矣常操鬼  
瞰之心能事鬼矣常存不可虛生之心斯知生  
矣常存不可徒死之心斯知死矣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是吾聖賢第一相  
宅秘訣聽其言也觀其眸子是吾聖賢第一相  
人秘訣

不論歿壽總要修不修壽則是個延長的禽獸歿

則是個短促的禽獸豈叫做一個人之命乎

朱紉有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  
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士人僥倖科目忝列衣  
冠有不饜饕而為盜者幾何人興言省念直須  
愧死

或躍在淵人無淵不勝其淺且無以自立于世而  
况于用世

不虛一一之體不立不掛一一之用不行有能成  
變化而行鬼神者乎有可以成其人者乎庶民

去之去此

但見聖門學者問仁並不見有問心者此個端緒一差便成其異而貽害無窮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闢之深矣

纔有毫髮私意夾雜天下大本便傾仆而無以自立

以德報德德字不可抹殺以直報怨怨字雖未抹殺亦與抹殺同此聖人天地之量也

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而可以善服其家之子弟乎以善服之是棄之也孟子子曰其間不能以寸旨矣

過人欲所以存天理譬如過夷狄所以存中國大端亦何嘗不是只要曉得內順治而外威嚴還是以治內為主還是以禦外為主

禪說習成一套籠統瞞肝語弄得天下後世人下稍都鶻窳不分曉又極善逃避無處可攔捉此其大亂寧在亂臣賊子下

來氏知德曰德者德也以五倫體之于身躬行心

得也此五倫在天地間昭如日月以豎立言置之而塞乎天地以縱橫言溥之而橫乎四海以悠久言施之後世而無朝夕人人不可離家家不可背乃明白顯然之事非素隱非行怪故謂之明又曰此明字對暗字言若釋氏講空虛講陰間地府講前生後世講六道輪迴則皆幽暗事人目所不見不得謂之明又曰嘉隆以來講學之士皆傳惹顏之心而文以尼山之言者萬物齊乎異聖人又足以一潔字看來萬物之生

真是無一不潔而人甘心以污濁自居媿矣顏子必無別樣非禮只看他不違如愚與不遷不貳無伐無施等氣象方有事于沉潛收斂而曷茂條達之機尚蓄而未流似都是碩果不食學問夫子語之以克復為仁詎在以復之初文許顏子如碩果久繫樹頭不得落地已未克也果雖碩不得萌生禮未復也顏子蓋剝極而復之時矣故夫子以克復示時雨之化以一日決天下歸仁之效

語  
卷之一  
夫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已是完全一個元體春體了也亨利貞皆色舉于元中夏秋冬皆色舉于春中不待言矣

纔到二五上論時刻不可無工夫周子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這個定字主字立字俱說得有下落至為警策

坤作成物物物都不是犯手脚做得成底此所以為天工天巧

元稱元氣謂以元仁生氣交流融貫于四時而一無所偏是以特謂之太和若清氣乃秋冬之令是以善用之為節義如貞松古栢為廉介如冰壺秋月不善用之多是肅殺其甚如安石之以險波禍天下

崔後渠先生曰對面而異其存亦奚貴于聚哉又曰昔子路言志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斯言也人或淺之古人量能而任即心而安今有美瑜其父兄悅而取之能不拂于心恡于色者雖士亦罕矣如是則子路果易能哉



而况大于是乎。背物遺人而求心亡是理也。舍近外常而慕遠不可至也。舍欺慝私而論道不可據也。又曰中國寧威之不振不借兵于夷狄君子寧事之不成不授柄于小人。又曰君子不幸而知于小人宜早決絕。

吾道一以貫之原指忠恕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豈以忠恕發明夫子之一貫其語子貢曰子一以貫之亦如此。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是無知識知何知只知有帝則識何識只識有帝則其他則無所知知識耳。今人便謂知識不可有一有知識即障天性此戒何等文理也。何思何慮不思不勉之義亦俱然。

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一身而教之立乎其中行乎其中以盡性至命者易學也。

或曰天理本然上半毫工夫做不得余曰天理本然上半毫工夫助不得細細看來不忘即助此天下學者兩項通病而助之病尤多在賢智半

邇人

纒怨不受天之玉成之意矣。纒尤不受人之山石之攻矣。即此斯謂之不學而他無所學。即此斯謂之不達而他無所達。

程子謂未嘗致纖毫之力。纖毫不可矯揉造作。欲速助長也。若欲安于無思無為而謂一無所致力便誤。

此理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然而堯實存之桀實亡之不可謂之無存亡。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為堯舜然後斯成性。允合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不堯舜善將不繼性。何以成皆五穀之不熟者也。

鄒忠公曰。淵死曰不幸。短命。牛死曰亡之命矣。夫惟此二人乃可以言命。若由之不得其死。然豈足以言命哉。又曰。學者厭俗事。便非聖王之學。聖王以民事為本。舍民事無可為者。但事事中理皆有節文。所以異于俗人。下至一家亦只如此。又曰。人作好事不堪。看。又曰。過相褒美。

便入于巧言又曰勉禮之常行者不必責人之  
報安義之當為者不必望人之知可以求可  
無求求多尊可以交可以無交交多濫毀  
譽多誦皆然又曰為善如着衣喫飯不可有功  
過心又曰韓子之言過曰非謂發于言彰于行  
生于其心則為過矣又曰自本自根未有天地  
自古以固存者易也豈待聖人作之乎  
乎聖人取易于不可見聞之中而見之于卦爻

便天下後世因此以入易焉

文化已已

文心已已

